

# 试论康拉德小说中的帝国幻象

## The Empirical Fantasy in Conrad's Fiction

李长亭 (Li Changting)

**内容摘要:** 康拉德在小说中通过对帝国幻象的书写揭示出殖民主体在殖民过程中的异化和死亡。作为欲望主体的殖民者在帝国幻象的指引下,以西方的认知方式来“定义”和“改造”非洲和美洲这些“蛮荒”之地。但这些程式化的判断路径不但歪曲现实,而且还不断神秘和强化二元对立。其带给欲望主体的不是成功,而是使他们不能适应新的象征秩序,陷入虚幻状态,造成最后的异化和死亡。文章通过对《黑暗的心》、《诺斯托罗莫》及《进步前哨》中的欲望主体在非洲和美洲的行为分析指出,他们在帝国幻象的驱使下满怀发扬帝国荣光的欲望,运用他们认为合理的方法和手段,对殖民国家进行抽象的解构和重写。他们的遭遇代表了帝国幻象的破灭。

**关键词:** 康拉德; 帝国幻象; 主体; 虚幻

**作者简介:** 李长亭,文学博士,南阳师范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英美文学研究。本文系南阳师范学院高层次人才引进项目“英国维多利亚末至爱德华时期文学中的殖民主体研究【项目批号:ZX2016024】”的阶段性成果。

**Title:** The Empirical Fantasy in Conrad's Fiction

**Abstract:** Conrad's fiction reveals the colonizers' disintegration and death in the process of colonization under the empirical fantasy. The colonizers as desiring subject are guided by the empirical fantasy “name” and “amend,” the so-called chaotic state in Africa and America. But the stylized judgment not only distorts the facts of the continents but also persistently mystifies and strengthens the dual opposition, which affects the Subject's adaptation of the alternative Symbolic Order and makes it indulge into the illusive state and end in the final disintegration and death. The article thoroughly analyzes the colonizers' performances in Africa and America in *Heart of Darkness*, *Nostromo* and *An Outpost of Progress* and points out that the colonizers hold the desire to carry forward the glory of the West under the empirical fantasy; they deconstruct and rewrite the chaotic continents and the natives at random. Their destinies represent the disillusionment of empirical fantasy.

**Key words:** Conrad; empirical fantasy; Subject; chaos

**Author: Li Changting** is Associate Professor of Nanyang Normal University (Nanyang 473061, China). His research focuses on British and American literature. Email: lct66385@163.com.

## 引言

幻象是一种存在于人头脑中的先验意象，是人存在于现实世界的支撑和方式。幻象是欲望的核心意象，它不是我们实现欲望的图景，而是我们得以欲望的原因。“正是通过幻象，主体才被建构成了欲望的主体，因为通过幻象，我们才学会了如何去欲望”（齐泽克 9）。人如何欲望，就要看他自己是否能建构起属于自己的幻象了。培根认为，人类认识方面存在“种族幻象”。所谓“种族幻象”就是人类有了智慧以后，盲目地以自我为中心去认识世界、感知世界，把自己的感性当作真实知识的唯一来源。在维多利亚时期，英帝国等西方国家无论在物质还是精神方面都得到了长足的发展，他们认为种族之间是有优劣之分的，他们把自己看作是世界上的优等民族，上帝的选民，把与己不同的种族视为低级或原始的他者，从而形成自己的“种族幻象”。在“种族幻象”的基础上，英帝国等西方国家自认为自己是世界上最强大、最文明而且最富有责任感的国家，从而形成帝国幻象。有了帝国幻象，就有了展示自己、征服世界的欲望。他们凭着工业革命后迅速发展起来的国家实力，以军事占领和经济掠夺为手段开始海外殖民，梦想建立起“日不落帝国”。殖民者的这种欲望时刻影响着他们在殖民地的行为。文学作为时代的镜像，反映时代的沧桑变化，社会幻象也会成为文学作品中的先验意象，帮助作品中的主体人物建构自己的现实，并通过他们的欲望表现出来。处于英帝国时代的康拉德不可避免地受帝国幻象的影响，其作品中的欲望主体在非洲和美洲的行为生动地诠释了帝国幻象。

## 非洲的帝国幻象

非洲的帝国幻象是建立在西方帝国对非洲“前理解”的基础上。“宇宙起源说”解释了人们关于古代神话或万物起源的科学假想或思维模型。有人把非洲作为人类世界的发源地，黑人土著是早期的人类。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强调“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后来被西方国家挪用到种族差异上，他们在媒体和政治等层面大肆宣传种族优越论，试图通过种族的空间化来取得对其他种族的控制，也就是说通过白人的生存合理化和黑人的生存不合理化来证明白人是物竞天择的产物。这样，科学假想和生物学理论同权力话语结合在一起，从而形成了西方对非洲的帝国幻象。“西方人心中的一种欲望，也可以说是一种需求，就是把非洲看成是欧洲的陪衬物，一个遥远而又曾相识的对立面，在它的映衬下，欧洲的优点才能显现出来”（阿切比 186）。通

过帝国幻象，殖民主体被建构成欲望主体，他们既要实施殖民统治，又对非洲这一“蛮荒”和万物起源之地充满恐惧和向往，“对黑暗的热情来源于它的神秘，对黑暗的恐怖又诱使人们去认识它”（Wollaeger 27）。殖民统治和回归原始的返祖冲动之间存在着张力。

首先，欲望主体按照帝国幻象对非洲进行想象和改写。小说《黑暗的心》通过人物和叙述者的盲视曲折地展现刚果的空白和原始，以利于西方建构自己的势力范围。马洛作为“牵涉其中的”叙述者回溯性地讲述自己在刚果的经历。他在去刚果之前，把它描述为“一块特别吸引人的空白”，“就像一条蛇迷住了一只鸟——一只愚蠢的小鸟一样”（10）。<sup>1</sup>马洛的刚果之行某种意义上就是一次朝圣之旅：他既对非洲大陆满怀欲望，又对传说中的“文明使者”库尔茨充满期待。“沿刚果河溯流而上，就好像是走回到世界最初起源的时代”（49），“漫游在一片史前的大地上，在一片外貌好似未知星球的土地上”（52）。另外，有人从语言层面解释了非洲的黑暗和神秘。“刚果（Congo）有两个短音节，就像来自丛林深处的鼓点一样敲击着人的心灵，使人想起原始黑暗的神秘和野蛮”（Forbath ix）。不过，丛林深处含混的鼓声也和象征文明的教堂的钟声之间产生了共鸣，隐喻原始和文明之间有共通之处，并没有高下和优劣之分，黑暗非洲的画面纯属欧洲人的主观幻象而已。

其次，欲望主体经常把神秘、野蛮等字眼用在土著人身上。马洛初到非洲时看到的土著人光着身子，藏在树丛中。“他们的眼球发着光”，“脸孔就像一副可怕的面具”（30），从这些“黑色的影子”和“垂死的性状上”看不到“任何人间的元素”（35）。“黑暗象征着视觉和个体特征的消失”（Wollaeger 27），也就是说黑暗空间抹除了人与人之间的差别，一切都变得千篇一律。马洛在讲述中不时插入他个人的看法：“令你感到吃惊的恰恰是想到他们是人——像你一样的人——认为如此野蛮而狂热的吼叫着他们正是你的远亲的想法”（53）。这种观点暴露了他对黑人的无意识种族歧视。作者在描述库尔茨的非洲情人时采用了矛盾修饰法：她是“一个充满野性而又高贵的幽灵”，举止“野蛮而又优雅”，面容“凶恶而又端庄”，姿态“不祥却又庄重”（99）。这些描述形象地突出了原始中的女人犹如女神般庇护着周围的一切，不受人类文明的濡染。在马洛的印象中，非洲情人是丛林里混沌的一部分，比起马洛描述的其他土著人，她显得更有号召力和破坏力。她“伸开双臂，叫嚷着，所有的野人以一种狂躁的呼声应和着”（108-09）。库尔茨的非洲情人没有名字，这使得人们把她与原始的非洲相联系，在某种意义上隐喻了欧洲的文明和传统对非洲的侵犯和占有。殖民者试图把非洲的繁衍能力与他们的力比多相联系，他们把非洲视为一个生育力旺盛且由他们摆布的女人，他们无须经过允许就能进入她们的身体。这似乎也在暗示欧洲

1 Joseph Conrad. *Heart of Darkness* (London: Dent, 1948). 本文相关引文均出自该书，以下引用只标出出处页码，不再另行加注。

文明视非洲为宇宙的混沌状态，他们的闯入就是要播种文明的基因，实现帝国的幻象。

同《黑暗的心》中的环境描写类似，《进步前哨》描写了贸易站周围的情况：它被“河流、森林、无法穿越的灌木丛与外界隔开”（234），<sup>1</sup>“灿烂的阳光显示不出任何有智慧的东西。万物以一种毫无关联的、漫无目标的方式出现和消失。河流不知发源于何处，也不知流向何方”（238）。地球变得“又大又空洞”（249），“浓浓的雾气弥漫开来，笼罩着一切，一片静寂”（256）。殖民者凯亦慈和卡利尔居住于“密不透风的森林之中”（250），他们的白人身份逐渐被周围的环境吞噬掉，丝毫发挥不出欲望主体的作用，预示着最后被异化的命运。

在《黑暗的心》中马洛形容地球、天空和水是“无限的空洞”（61），“道路密密麻麻分布在空荡的土地上，穿进浓密的草丛，穿过被烧过的草地、灌木丛。一片静寂、静寂，没有一个人，没有一处房屋”（70）。在这里，大地的空旷对不同的生物来讲既威胁着自身的生存，同时也充满了生机和活力。作品中频繁使用“难以理解的”（impalpable）、“不可思议的”（inconceivable）、“不可能的”（improbable）、“难以解释的”（inexplicable）及“令人迷惑的”（bewildering）（126）等否定修饰词，即作者使非洲图景神秘化，抵制理解和阐释。不过，这种神秘的意象使马洛对刚果之行的叙述进入了一种难以言明的窘境，形成了文明与原始、澄澈与混沌间的明显对立。

最后，欲望主体在非洲的遭遇代表了帝国幻象的破灭。非洲这块土地处于“文明摇篮”之外，代表了未知领域的神秘和恐怖。马洛在小说的开头就讲到：“对土地的征服在很大程度上意味着从与我们肤色、长相不一样的人手中抢夺过来，这不是什么好事，能够补救的只是理想而已”（8）。这其实就等于宣布了殖民征服的不合理和殖民者的强词夺理，打算给赤裸裸的殖民掠夺以冠冕堂皇的理由。马洛运用梦一般的语言不断地重复说过的话，这表明他无法全面看清象征秩序的真实面庞，不能理解和描述他看到的一切。同样，在《进步前哨》中，卡利尔和凯亦慈“就像盲人一样住在一间大屋子里，只知道什么和他们有关联，但却不明白事情的总体情况”（238）。凯亦慈感觉“他好像服了鸦片一样”（255）。他怀疑自己在“做梦”，出现“可怕的幻觉”（253）。由于受到非洲异域环境的影响，他们失去了自己的观察力和判断力，体现出真实的欧洲中心与虚幻的异域他帮之间的区分，也象征着他们模糊的视角和偏颇的观点，不可能对非洲有任何公正、清楚的判断。非洲的空洞、黑暗和无形暗示着哲学意义上的“不在”（non-being）和未被文明濡染的空间。

1 Joseph Conrad. “An Outpost of Progress” *The Nigger of the ‘Narcissus’ and Other Stories* (London: Penguin Books, 2007). 本文相关引文均出自该书，以下引用只标出出处页码，不再另行加注。

米歇尔·德塞都在谈到权力话语所创造的身体殖民时指出，权力话语“会运用这些新世界，就好像它是一张空白的、带点原始味道的纸，在上面可以任意书写西方的欲望。它会把他者的空间转换成可供西方扩大其影响的领地”（Certeau xxv-xxi）。在马洛的叙述中，库尔茨总是与“雄辩”（eloquence）连在一起，这既包括他写给国际消除野蛮习俗协会的书面报告，也包括他与马洛的交谈。“报告中的‘雄辩’包含了道德因素，就像利奥波德二世在1876年布鲁塞尔地理大会上的演讲一样是典型的帝国宣言。不过这种写作的一个典型特征就是对抽象的偏爱。马洛通过报告的内容表现出抽象的普遍性。这一切都体现在温情脉脉的人性关怀之中”（Attridge 51）。按照拉康的观点，语言代表着主体分裂，侃侃而谈的往往是说着他者的话语。库尔茨心目中的帝国幻象建立在抽象的概念和空洞的语言基础上，就像笼罩在非洲广袤大地上的雾气一样虚无缥缈。

由于马洛来自文明世界，他怀疑那些原始的混沌是由非理性的、不可预知的野蛮力量所主宰，使他没有能力看明白一切，同时也使他意识到，他正处于一个没有规制、没有人类标记的空间之中，他不但辨不清方向而且还产生幻象。他从非洲回到欧洲时，感觉自己好像回到“墓穴般的城市”（114）。他甚至怀疑库尔茨是否真正存在过：“有时我问自己是否真正看见过他——是不是有可能遇到这种情况”（103）。显然，在马洛看来，程式化的判断路径歪曲了现实，对差异的不断神秘和强化带给人的不是安慰，而是恐惧和迷惑。他对欧洲与非洲、土著与欧洲人之间的区别渐渐模糊，之前对非洲和土著形成的消极镜像也在慢慢变化。

相对于马洛的觉醒，帝国幻象下的其他欲望主体完全依赖于在场的任意性规则以及他们认为合理的手段和方法，对非洲和土著缺乏细心和敬意，结果文明的进程被倒置过来：混沌会剥蚀澄澈，野蛮会取代文明成为“普世的”道德符码。库尔茨“徘徊于屠夫和警察之间，置身于丑闻、杀戮和精神错乱的恐惧之中”（82），他“神经出了状况，沉溺于午夜的狂欢”（83），“疲惫的大脑塞满了灰暗的意象”（110），最后在“恐怖”的癫狂中死去，实现了向死而生。凯亦慈和卡利尔的“进步前哨”每况愈下，黑人逃走，补给匮乏，绝望之际，两人为争夺最后的一点糖大打出手，结果凯亦慈开枪打死了卡利尔，他自己也吊死在前任站长坟墓上的十字架上。十字架的抽象意义最后被具象化：这一西方文明的象征终于成了帮助他脱离人间苦难的工具，让人感觉到了所谓西方文明的荒谬，也象征着帝国幻象在非洲的破灭。

总之，康拉德指出了蛮荒之地对欧洲文明的消极影响，暴露出西方文明秩序的脆弱。欧洲殖民者意识到，他们并不比那些所谓的野蛮、愚昧的土著人文明多少，文明征服只不过是无法实现的帝国幻象而已。

### 美洲的帝国幻象

美洲的帝国幻象是西方帝国对美洲形成的先验意象。这种意象建立在西方霸权和普世理论基础之上，根据资本主义的价值观，规定美洲国家的政治和经济发展道路。如齐泽克所言，幻象驱动主体现实的欲望，它是主体看待和整合世界的框架（齐泽克 14）。殖民者根据美洲的现实情况，采取了与非洲不同的统治方法，对物质利益的追求是他们在美洲实现帝国幻象的主要手段。

《诺斯托罗莫》中的帝国幻象更多表现在经济殖民方面。殖民者主要通过投资开采银矿等方式在美洲实现他们的欲望。“殖民者不是对象牙和野蛮的仪式感兴趣，而是对银子感兴趣。贪婪诱使着他们跨过自己的领地，闯入异国他乡”（Mueller 82）。作品中的美洲国家柯斯塔瓜那政局动荡、内乱频仍。就像康拉德笔下的非洲一样，柯斯塔瓜那先是被西班牙占领，后来又被其它的欧洲列强侵入。来自帝国的欲望主体在帝国幻象的驱策下，企图掠夺那里丰富的自然资源，但他们遭遇的象征秩序使他们最后成为分裂和异化的主体。

首先，柯斯塔瓜那自然环境恶劣，危机四伏。阿瑞厄拉半岛是“一片由巉岩、石滩拼凑而成的不毛之地，四周都是垂直切割的峡谷，一派原始的浑沌”（5）。<sup>1</sup>“广阔”的海湾时常被“荒凉的岛屿”所打断，就像“黑黝黝洞穴的嘴巴一样”（7）。“岛上的一股清泉从深谷草木丛生的一侧汨汨而出，”流入了“浓密的黑暗之中”（7）。在这里，康拉德把岛屿比作黑黝黝的长着尖利牙齿的大嘴巴，就像一个贪婪的怪物时刻准备吞噬无辜者一样。这似乎是女性生殖器官的意象，充满色情诱惑，同时也表明了男性的阉割焦虑。有评论家指出，“暴风雨、海洋和丛林不仅仅是盲目的、摇移不定的力量，而且是有意识和企图的对手，试图摧毁那些突破合理界限、破坏和谐宇宙的力量”（Mueller 78-9）。这既表明了与象征秩序和谐共处的重要性，同时也揭示出闯入者的命运。就像当地的传说那样，过去许多冒险家到阿瑞厄拉探宝，但都在探宝中命丧黄泉。人们在这里的视线常常受到限制，事物形状也是模糊不清，好坏交织在一起。“上帝的眼睛……也看不出人们在那里究竟在做什么”（7）。“布满尘土的道路”构成了含混空间里，太阳“直射下来，令人目眩”（20）。“在海湾浓厚的黑暗中，正如人们所说，黑暗剥夺了上帝的智识和幽灵们的头脑”（360）。所有这一切都在试图说明这是一个对殖民者来讲黑暗且神秘的世界，没有光明，遑论未来。

其次，柯斯塔瓜那民众行为放纵，政局不稳，内乱不止。“你尽可放肆地召唤魔鬼来助你一臂之力而不受惩处，只要他的邪恶不至被这伸手不见五指的黑暗所折服”（7）。在一次动乱中，暴徒们到处烧杀抢掠，康拉德形容他们为“魔鬼”。殖民者维奥拉一家“坐在屋子的黑暗处，魔鬼的窃窃私语声，……在维奥拉夫妇耳朵里变成了看不见的魔鬼盘旋在他们头顶，叽叽喳喳地讨论着是否应该放火烧毁这个外国佬的店铺”（15）。据统计，在《诺

1 Joseph Conrad. *Nostromo*. (Chaham: Wordsworth Classics, 1996). 本文相关引文均出自该书，以下引用只标出出处页码，不再另行加注。

斯托罗莫》中，“魔鬼”（devil）这个词及其复数形式共出现了23次，而与此意义相近的词“鬼魂”（ghost）及其变化形式（ghosts, ghouls, ghostly等）出现了12次。这在某种程度上也意味着一个群魔乱舞的世界，到处充斥着邪恶和黑暗的幻象。在这个南美洲“黑暗的中心”、“蛇的乐园”（72），“不同种族、肤色的民众无法无天、野蛮、无可救药的残暴”（126），几乎没人关注秩序和道德。这种局面暴露出长期的殖民统治并没有给当地带来和平和稳定。高尔德的父亲曾在他的一封信中表达过对柯斯塔瓜那的看法：“上帝愤怒地看作这些国家，或者他会让一缕希望之光透过缝隙照射在充满阴谋、血腥和罪恶的、令人惊悚的黑暗之中。黑暗笼罩在大陆的女王上空”（57）。这与《黑暗的心》中库尔茨的报告形成了互文。库尔茨在报告的最后发出“消灭这些野蛮人”的呼喊，高尔德父亲的这封信似乎也需要这样的结果。信中的“上帝”和“女王”代表了帝国幻象，暴露出殖民主体的征服欲望。

小说特别描写了当地民众在公共场合的狂野构成的狂欢化场景。在“巨大的马戏团似的尖顶篷子”里（86），“矿工们挤作一团；吉他声叮叮咚咚愈发响亮，人们在高耸的大篷前旋转、推搡着，从篷子里传出的脚步声和着舞曲喧嚣、轻快的节奏和大鼓统领一切的持续的响声，发出或拖或顿的鼓噪声。这面大鼓野性十足且庄严的响声，使人群变得疯狂，即使欧洲人听到这鼓声也会发出一种奇怪的情感”（86）。当男男女女都从舞厅门走出来时，他们“大汗淋漓，浑身颤抖，靠着墙喘息，瞪着两眼，嘴巴张着”（86）。这是一个色情味很浓的场景描写，不过与《黑暗的心》中对非洲女人的野性描写不同，在这里狂欢变成了放纵。鼓声、叫喊声以及男女的喘息等和《黑暗的心》中的鼓声一样，使欧洲人既感到焦虑、恐惧也感到兴奋。狂欢以“马戏团似的尖顶篷”为中心，暗含了男性的阳物意象。“阳物意象反映了康拉德对伦理和种族的一贯立场。他认为，中美或南美洲的文化都是色情的、男子至上的文化”（Szczechak 49）。在女性化的非洲和男性化的美洲之间的对比反映了性别关系变化和权力分配。其实舞会传递出不满和欲望，是对矿山和经济殖民统治的另类表达，也是对欧洲传统的狂欢化戏仿：“如果劳动能力被系统地剥削掉，那么这种能力除了在最低的限度内能够创造出它本身外，又怎能以愉悦的方式得以释放呢？”（Crampton 6）柯斯塔瓜那人的叫喊声和鼓声打破了沉寂，创造了表达自我的空间。康拉德设置狂欢化场景似乎要颠覆维多利亚的社会传统和对他的意象。舞会本身可以被视为一种解放行为，它超越了殖民者的凝视和霸权控制，以一种关于性和种族的表现形式参与了社会和权力的分配机制，并表现出了与西方文化的差异，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传统构建的主奴二分法，解构了西方人的帝国幻象。

最后，帝国幻象使欲望主体陷入虚幻状态，不能适应新的象征秩序，造成主体的异化和死亡。与库尔茨相反，高尔德不喜欢夸夸其谈，他笃信物质利益的力量，他认为开采银矿是一种政治经济，他把自己看作是繁荣和秩序

的缔造者。高尔德希望资本投资能够改善美洲混乱的政治环境，这通过他对妻子的话语委婉地表现出来：“任何人都可以侃侃而谈，但我相信物质利益，只有让物质利益站稳脚跟，他们才能依赖这一条件继续生存下去”（84）。高尔德和他父亲鬼魂的争论表现出他对“能言善辩”和“理想主义”的弃绝，他信奉物质至上的逻辑以避免重蹈父亲的覆辙。他利用美国人霍尔罗伊德提供的美元，希冀恢复矿山开采和维护社会秩序，认为让萨拉科步入工业化进程就相当于创造了一个新世界。康拉德在叙述殖民者的工业化使命时，把勘测铁路线路比喻成“迈进人生道路的第一步”（29）。在勘测进程中，一些人甚至要付出生命的代价，“但是工作还是要完成，这股力量几乎和信仰一般强大”（29）。当他们感到这个任务不容易完成时，一个工程师说：“我们不可能移动这山脉”（29）。这些叙述与《圣经》新约中马太福音第17章“治好被魔鬼附身的孩子”形成了互文。耶稣帮助没有信仰又悖谬时代的人治好了患癫痫病的儿子，把魔鬼从他身上驱赶出去，并向他们解释他们不能驱赶魔鬼的原因是他们没有信念，如果他们的信念即使像一粒芥菜种子那么小，他们也可以移动山脉。这暗示着康拉德质疑欧洲文明使者的信念和诚实度。他们不可能像他们宣称的那样把文明和秩序带到这块土地上来。“我们不可能移动这山脉”（29）这句话以及后来不顾当地人的利益坚持修铁路的决定暗示了他们的真实动机，即通过工业化掠夺别国的自然资源是殖民者的一项神圣使命。霍尔罗伊德认为，上帝是“一个有影响力的伙伴，他以教堂的形式获得自己的利益”（49）。在一次演讲中，霍尔罗伊德解释了霍氏基金使用的“进化”计划：“我们将打理全世界的事务，不论世界愿意与否，它别无选择，而我们也别无选择”（53）。他的讲话建基在宿命论的基础上，表明了资本家的贪婪和霸权，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吞并整个世界，把资本主义的价值观推广到世界的各个角落。而高尔德声称：“我把信念寄托于物质利益，一旦让物质利益站稳脚跟，它必然强制性地推出一些条件，而它自身只有在这些条件的基础上才能存活。这就是在没有法律保障，秩序混乱的情况下却能使赚钱变得合理的原因”（57-58）。所以，高尔德是一个精致的物质主义者，他凭借物质利益来影响柯斯塔瓜那政治局势，实现经济殖民的欲望。“桑·多梅矿拥有、耗尽了高尔德家族最后一个人的生命，支配着高尔德狂热的精神”（348）。但对物质利益的狂热追求使他“奉上自己的思想和双手”（Mueller 89），亲情、爱情最后都让位于物质利益，自己异化成了冷冰冰的挣钱机器。

马洛说：“所有欧洲都对库尔茨的成长做出过贡献”（117）。这一声明揭露了所有的欧洲国家及其奉行的殖民策略对其它地区的影响。霍尔罗伊德也是植根于全欧洲的基础上，他的祖辈具有德国、苏格兰、英国、丹麦、法国等国家的血统，“给予他清教徒的秉性和永不满足的征服欲”（53）。欧洲似乎在塑造一种人，他们渴求权力，试图通过向他者灌输他们的文化和信



仰来获取救赎。因此，那些手捧《圣经》和金钱的贪婪的清教徒往往是最可怕的吸血鬼。康拉德淡化甚至模糊了神圣与邪恶间的界线，以此来突出在殖民活动中标榜空洞的自我和宗教其实和邪恶也差不了多少。那些试图通过投资、司法、宗教等途径把文明、法律引进到柯斯塔瓜那，以期“在黑暗中制造一丝亮光”（58）的想法都是妄想，这样的想法和努力会逐渐被这块土地的混沌势力所吞没。银子和权力尽管影响了政治走向，但却不能改变这片土地和民众的本质。

### 结语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西方帝国无论是在非洲还是在美洲殖民，作为欲望主体的殖民者都会在帝国幻象的指引下，形成对这些未知领域的前理解，并以西方的文化和历史来“规定”、“改造”这些“蛮荒”之地和他者，满足他们的欲望。“对康拉德而言，意识是人类成为完人的障碍”（Sheehan 86）。正如齐泽克认为的那样，过于接近幻象的内核就取消了欲望本身，主体的现实也就崩溃了，最后死亡或人格分裂。作为叙事者和见证人，马洛的经历表明，文明的欧洲和黑暗的非洲有着很多的共同之处，文明不见得比“黑暗”更优越。库尔茨的临终呼喊其实也就是朝救赎方向迈出的第一步，也是最关键的一步。因此他是觉悟者，也是一个殉道者。高尔德笃信物质的力量，最后异化成缺乏感情的冷冰冰的赚钱机器。幻象与真实间的冲突使得他们失去了对象征秩序的理解和把控，幻象变成了一种破坏性力量。因此，他们是被布满帝国幻象的象征秩序吞噬的。

### 【Works Cited】

- 齐努瓦·阿切比：“非洲的一种形象：论康拉德《黑暗的心》中的种族主义”，《后殖民批评》，穆尔-吉尔伯特等编，杨乃乔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180-194。
- [Achebe, Chinua. “An Image of Africa: the Racism in Conrad's *The Heart of Darkness*”, *Post-Colonial Criticism*. Ed. Moore-Gilbert. et al. Trans. Yang Naiqiao. et al. Beijing: Peclomg UP, 2001.180-94.]
- Attridge, John. “Conrad, G.E. More and Idealism.” *Conrad and Language*. Eds. Katherine Isobel Baxter and Robert Hampson. Edinburgh: Edinburgh UP, 2016. 44-63.
- Certeau, Michel de. *The Writing of History*. Trans. Tom Conley. New York: Columbia UP, 1988.
- Conrad, Joseph. *Heart of Darkness*. London: Dent, 1948.
- . *Nostromo*. Chaham: Wordsworth Classics, 1996.
- . “An Outpost of Progress.” *The Nigger of the 'Narcissus' and Other Stories*. London: Penguin Books, 2007. 231-57.
- Crampton, Jeremy W. *Space, Knowledge and Power: Foucault and Geography*. Burlington:

Ashgate, 2007.

Forbath, Peter. *The River Congo: The Discovery, Exploration, and Exploitation of the World's Most Dramatic River*. New York: Harper & Row, 1977.

Mueller, William R. *Celebration of Life: Study in Modern Life*. New York: Heed & Word, 1972.

Sheehan, Paul. *Modernism, Narrative and Humanism*. Cambridge: Cambridge UP, 2002.

Wollaeger, Mark. *Modernism, Media and Propaganda: British Narrative from 1900 to 1945*. Princeton: Princeton UP, 2006.

斯拉沃热·齐泽克：《斜目而视：透过通俗文化看拉康》，季广茂译。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1年。

[Zizek, Slavoj. *Looking Awry: An Introduction to Jacques Lacan through Popular Culture*. Trans. Ji Guangmao. Hangzhou: Zhejiang UP, 2011.]

责任编辑：徐彬